

四海友声

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、汉学家何碧玉见证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与发展。青年时,她拜访耄耋之年的沈从文。后来,她将沈从文的中篇小说《边城》和余华的长篇小说《兄弟》译介至法国,并通过出版合作,与余华、毕飞宇等中国作家结下深厚友谊。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,她用文学沟通两国读者心灵,因译著丰富在 2023 年荣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。

循湘西之美 启学术之路

何碧玉攻读的第一个专业是古典文学,专攻古希腊语与拉丁语,后来才学习中文。1980 年,何碧玉赴华任法语教师,先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(今北京外国语大学)工作。闲暇时,她走访中国各地,“不仅喜欢那里的工作,也喜欢那里的生活。”6 年后,她开始攻读博士学位,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。上世纪 80 年代,中国文坛出现“沈从文热”,在中国朋友的推荐下,何碧玉很快被吸引。“他的表达节制、洗练,故事也有魅力。”何碧玉说,沈从文借湘西风景构筑精神世界,思考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将对美、人性与生命的追求融于笔端。

通过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,何碧玉登门拜访 84 岁的老作家。那时沈老因中风在语言表达上有些困难,他浓重的湖南口音也令何碧玉需要旁人“翻译”才能将对话进行下去。“我当时的问题可能太抽象,比如问他作品的意义。”何碧玉说,面对抽象的文学问题,沈从文并未做出理论化的回答,他更愿意谈一谈具体的人、往事和生活。沈从文那时专注历史文物研究,撰写了系统考证中国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何碧玉托父亲寄来一本法国服饰研究著作,第二次登门时送给沈从文。她记得老人收到后非常高兴,不停翻看书中图片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沈从文,何碧玉来到湘西。她记忆中的凤凰古镇美丽非常:苗族女性身着色彩斑斓的传统服饰,木质吊脚楼依水而建,不同民族交织融合的生活气息顺水波静静流淌。眼前的风景让她走进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:“我理解了他回归的渴望——回到更原初、更自然的状态。这不是简单怀旧,而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思。”何碧玉说,在沈从文看来,社会发展可能导致人的心灵偏离自然与本来,文学的作用正在于唤醒质朴的、原初的人性。

回到法国后,何碧玉以沈从文的文

学创作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。同期,她将《边城》《从文自传》译为法文。《边城》译为《茶峒的摆渡人》,用标题勾勒出湘西的诗意和传奇;《从文自传》则译为《湖南的小兵》,淳朴亲切的形象跃然纸上。这两部作品均由法国著名的阿尔班·米歇尔出版社出版,出版社社长弗朗西斯·埃斯梅纳尔读完《边城》后惊呼:“这是什么书?真是一部杰作!”

沈从文既是何碧玉学术道路的起点,也是她持续的研究对象。她与同为汉学家的丈夫安必诺合作,先后出版《上海的狐步舞及其他中国短篇小说》《北京—上海: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性》,向法国读者译介沈从文、萧乾、施蛰存等作家作品,研究其中蕴含的现代主义风格。她在法中两国多次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讲座,沈从文始终是重要一讲。如今,何碧玉的学生张敏正在主持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的法文版翻译,何碧玉夫妇责无旁贷地担任审读工作。

以翻译为桥 展文学之丰

1997 年,何碧玉任法国南方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任,负责挖掘“在世作家”和“新近作品”,这促使她系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,与余华、池莉、毕飞宇等作家展开长期合作。丛书的第一本是余华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当时,何碧玉读完原著后激动不已,通过传真反复与余华沟通,促成了本书的翻译出版。

2008 年,《兄弟》法文版问世。这部小说由何碧玉与安必诺共同翻译,数度再版,销量近 6 万册,令余华作品从法国“汉学圈”进入大众阅读视野,获得几乎所有法国主流媒体的关注。《世界报》当年以高规格刊登评论与作者访谈,称“在余华身上,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影子,也能看到司汤达的气质”。2019 年,该报又将《兄弟》列入 1944 年创刊以来百部最佳小说名单。

《兄弟》为何在法国被读者如此喜爱?何碧玉认为,作品围绕少量核心人物展开叙事,相较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群像式描写,更贴合西方读者“一个人物、一段人生”的阅读习惯。“余华的作品是人文主义的,他对苦难的书写不会令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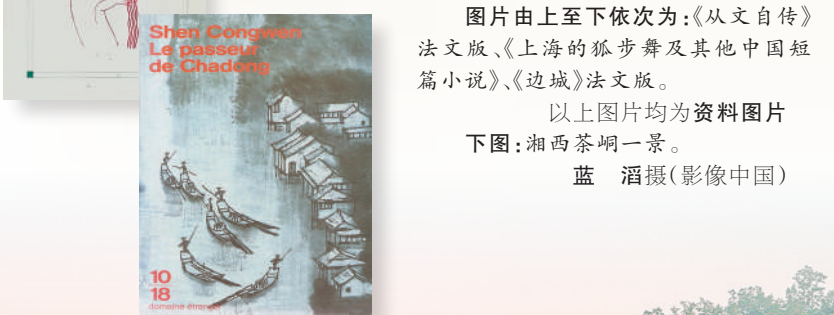


者绝望,因为那展现出作者对普通人的悲悯、对生命韧性的珍视,能够引发读者 的共情与共鸣。”

法国读者对《兄弟》等中国文学作品的喜爱也是对译者水平的肯定。多年来,何碧玉和安必诺在翻译道路上携手同行。何碧玉通常先通读作品,做出口头翻译;安必诺在旁记录并提出意见,两人在讨论中形成初稿。在修改阶段,何碧玉对照中文逐句推敲,确保译文不偏离原作,安必诺则更多从法语表达出发,判断文字是否自然、准确、具有文学节奏。追求文学审美的同时,他们的译本并不偏废研究,二人在导读和注释中细致分析作家的创作脉络和社会背景,帮助读者建立文化语境,更好地理解作品。

借助翻译的翅膀,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等作品远渡重洋,来到法国读者案头,译者与作者也结下美好友谊。多年来,何碧玉与余华经常在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相逢,在她看来,余华始终保持着对创作和生活的赤诚,并在他与各国年轻读者的互动间,流露出以往不为人知的亲切和幽默。

40 余年里,研究者、翻译家、出版人的三重身份与多部作品,织就何碧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亲密关系。如今,她依旧忙于研究,勤于翻译,推动更多法译中国文学出版。她说,自己将继续透过文学阅读中国,也邀请更多人在文字中与真实生动的中国相遇相知。



“真相是历史的基石,公义是人类的良知” ——德国医学工作者撰书揭露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

徐 馨

尼希豪森对该生物战部队进行的人体实验记录进行了分析,他的分析覆盖了 731 部队及其部署在南京、广州、北京等地的分支部队所进行的毒气、低压、伤寒、炭疽等 35 项人体实验。

正如贝尔尼希豪森所说,“我以学者的中立视角出发,让档案自己说话,拼接出历史的原貌”。为搜集档案,贝尔尼希豪森特意前往美国,挖掘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解密材料,以及日军在二战后交付给美国情报人员的人体实验记录分析报告等。历史的证据令人不忍卒读。

作者的笔墨富有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温度和正义良知的力度。“我写这本书不仅为了学术研究。历史本身就应写得有力,用强有力的措辞来表达。”贝尔尼希豪森说。“在东京审判期间,日本生物武器研究者所进行的人体实验仅被短暂提及一次,主审法官以‘证据不足’为由,决定不再就此问题深入调查。”贝尔尼希豪森写道。全书终章,他记录了石井四郎和数十个原 731 部队成员的战后生活轨迹:逃脱审判且优渥富足——可以说,这是一部医学研究者的学术报告,也是一位有良知的非虚构写作。

远在德国 的贝尔尼希豪森当年缘何选择这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?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,作为海德堡大学医学院

墨西哥城的足球记忆

王骁波

在墨西哥城,足球是当地人融入血脉的浪漫激情,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荣耀与梦想,也见证过它的艰难时刻。1985 年 9 月,墨西哥城遭遇毁灭性大地震,近万人失去生命,城市满目疮痍。当时,距 1986 年世界杯开幕不到 9 个月。在外界的担忧中,墨西哥城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。人们在重建家园的同时,也没有丢下世界杯的筹备工作。赛事开幕后,体育场看台上一次次掀起壮观的“人浪”,通过卫星电视的转播,墨西哥球迷的热情震撼了全球观众,也让世界看到这座城市的浴火重生。自此,“人浪”这一互动形式迅速风靡世界,成为今天足球比赛中最具代表性的看台景观之一。

墨西哥队并非夺冠热门,球迷的热爱却从来不被输赢牵绊。无论胜负,球场内外时常响起家喻户晓的民谣:“啊呀呀呀,歌唱吧,不要哭泣,美丽的小天空,歌唱能让人们的心灵充满快乐……”本届世界杯 1/8 决赛中,墨西哥队以 2:3 惜败于英格兰队,止步十六强。但对许多墨西哥球迷而言,世界杯不仅属于自己的球队,也属于所有热爱足球的人。这种乐于为精彩比赛和伟大球员喝彩的足球文化,也是墨西哥城热烈而包容的城市气质写照。

如今,足球已成为墨西哥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:公园、学校和街区的小型足球场上,经常看到孩子们踢球的身影;每逢重要赛事,餐馆和酒吧内几乎所有电视屏幕都是比赛画面。城市文化滋养着足球,赋予它拉美独有的色彩和韵律;街头艺人的音乐、球迷的助威歌曲、色彩鲜艳的壁画与旗帜装点着比赛日的大街小巷,足球与艺术、生活与节庆自然交融,形成独具魅力的城市风景。

在墨西哥城,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足球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事,却是所有“不那么重要的事”中最重要的一件。生活起起落落,但当足球比赛开始,这件“不那么重要的事”就成了天大的事,让人们暂时忘却烦恼,共享纯粹的快乐。只要足球仍在滚动,墨西哥城就永远充满激情,也始终相信明天。

下图:2026 年美加世界杯开幕式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。

汤姆·惠勒摄(影像中国)



沙滩边的鱼市

李治刚

域外见闻

天蒙蒙亮,斯里兰卡西部城市尼甘布的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扑面而来,将我带入渔村晨韵。尼甘布距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仅 30 余公里,因毗邻机场成为许多中国游客斯里兰卡之旅的第一站。这里最鲜活的风景莫过于尼甘布鱼市,这片用渔获与汗水编织的市井天地,藏着渔村数百年的生存智慧。

与国内规整洁净、明码称重的鱼市不同,尼甘布鱼市倚着沙滩露天开市。清晨 5 点,鱼市滩涂边已聚起人气:几十艘涂着蓝、黄亮色的渔船靠岸,渔民们两人一组抬着装满渔获的竹筐往岸上走,粗麻绳深深勒进古铜色肩头,汗珠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滴落,映出细碎光点。成群飞鸟在头顶盘旋,不时俯冲啄走散落的小鱼,渔民们习以为常地挥挥手,吆喝声与振翅声、海浪声交织,成为这片海滩最优美的晨曲。

晨光渐亮,金色霞光铺满沙滩。渔民们分拣渔获,分类晾晒:巴掌长的沙丁鱼整齐成列,银亮鳞片映着霞光;肥硕的鲳鱼平铺在竹蔑上沥干水分;手掌宽的魷鱼须如墨色花瓣,点缀棕褐色沙滩。几名裹着纱丽、戴着条纹头巾的妇女赤脚在鱼阵间穿梭,手指飞舞给鱼翻面,裙摆扫过鱼干,带起零星鳞光,落在沙上闪着微光。

阅见世界

“战争一旦爆发,方法的有效性将压倒一切道德顾虑以及对国际社会谴责的恐惧……如果这个国家认为必须征服敌人才行,那么所谓的道德约定恐怕只是一纸空文罢了。”1941 年,日本军医北条圆了在柏林军事医学院发表题为“关于细菌战”的演讲。作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(以下简称“731 部队”)创建者石井四郎的助手,北条圆了此行目的是和德方“交流”细菌战“研究成果”。而被他视为“一纸空文”的,正是世界各国 1925 年在日内瓦订立并签署的《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、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》。

半个多世纪后,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分部,年轻的德国医学生蒂尔·贝尔尼希豪森读到这一演讲的手稿。彼时,贝尔尼希豪森正在为博士论文做准备。他没有想到,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影响国际同行 10 余年;他更没有想到,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撰写的德文专著,日后将被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掘,并促成该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出版。

2025 年 10 月,贝尔尼希豪森的专著《1932—1945 年日本生物战部队在中国进行的医学人体实验》(见右上图,资料图片)中英文版首发式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行。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映扬表示,“我们希望让更多国际读者通过这部著作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在